陳大史經制考略　完

56
13
1

翰林院

[illegible]

經制秀略小引

古先制度。時異勢殊。有不可行於今者。貴師其意。孟子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此千古師法之精意也。書生目不知古。一旦語及時制。其何所衷焉。間取歷代遺制可採者。俾學者博覽。名曰秀略者。亦謂當師其意爾。勿謂是芻狗也。而弁髦之。

南海陳子壯識

田賦八條　附屯田三條　錢幣六條　户口四條
職役四條　征権三條　鹽鐵四條　権茶二條
市糴七條　土貢一條　漕運四條　賑恤二條
十三
蠲貸一條　選举六條　舉官四條　考課三條
學校五條　幸学養老一條　官制六條
郊祀二條　社稷二條　封禪一條　籍田一條
宗廟二條　時享禘祫三條　功臣配享一條
朝儀二條　冠冕服章二條　符節璽印一條
兵制三條　車戰二條　刑三條　樂三條
封建二條　象緯六條　匈奴六條

新刻陳太史經制考略卷之一

翰林院編修秋濤陳子壯太史輯

鹽官渭璜陳鼎新父校正

田賦計八條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奸偽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于官民仰給于官者也故受田于官食其力而輸其賦而無

其貧甚福之民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于上而
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
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
而田土之還受其姦弊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
受田而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
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
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
天下奉一人矣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
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

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强奪
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朱子曰井田之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
則大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
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十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
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
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
者也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
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畝則病其人力之
不尽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

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壊之時斯其帰授之際
必不免有煩擾欺隠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
必有隠據以自私而税不入于公上者是以一旦奮
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聴民兼并買賣以尽
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
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絶煩擾
欺隠之奸使地皆為田而田皆為税以覈隠據自私
之幸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
于此尽矣
晁錯説文帝曰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
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為一土
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水旱而蓄積未
及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尽墾山澤
之利未尽出也遊食之民未尽帰農也民貧則奸邪
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着不地
着則離郷軽家不能禁也方今之道欲民務農在于
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之
粟縣官得以拝爵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財
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有餘以
供君上則貧民之賦可損

董仲舒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法也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氏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之人占田逾多。輸其賦大半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強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也

唐武德七年始定均田賦稅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二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

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

陸贄論兩稅法曰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
産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産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
知有藏于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囤倉
直輕而衆以爲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
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緡
失平長偽挾輕費轉徙者脱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
斂求此誘之爲姦敺之避役也
陸宣公曰先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無求于力分
之外無貸于力分之内故不以務穡増其稅不以輟
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産厚其征不以流寓免
其調則地着固不以飭厲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
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

附屯田計三條

漢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羌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
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
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
他夷卒有不虞之変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
謹上屯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
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

不得肥磽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之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歳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其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内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変十也治湟陝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遇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万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徳空不久矣

馬氏曰古者兵于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為農而力稼穡有事則調之為兵而任戰征雖唐府兵之法猶然至于屯田則驅游民謫驕士且耕且戍以省饋餉尤為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壞然後兵農判而為二不特農疲于養兵而兵且恥于為農然則國力如之何而不弊于餉軍也哉

熙寧九年鄭民憲言祖宗營田皆置務何兼矩建議
于河北歐陽修募弓箭手于河東陳恕龔知古招置
營田于河東北范仲淹大興屯田于陝西耿望置屯
田襄州章惇初築沅州亦為屯田務正以極邊多不
耕之地並邊多流徙之餘因地之利課以耕耘贍師
旅而省轉輸此所以為屯邊實塞之要務足國安民
之至計也然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咸平中
襄州營田既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
民也熙豐間邊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
不獨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
兵民參錯固無異無[也然]前後施行或以侵占民田為
擾或以差借耕夫為擾或以諸郡括牛為擾或以兵
民雜耕為擾又或以諸路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
為擾至[于]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
手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為公田得之
自備種糧功力歲之[收]石水旱三分除之官無稾給
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為便矣然弓箭手之招
至者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且又責其借力于
公田慮人心易搖卒莫之行
錢幣 討六條

生民所資曰衣于食物之無關于衣食而實適于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于是以適用之物作為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然珠玉黃金為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唯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靡故錢不足于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為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為錢也宋慶曆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銅雖不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為幣則始以無用為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免下犯銅之禁上無擾銅之苛亦一便也

太公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

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周官司
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之年物賤置 錢以饑民）
馬氏曰古人創泉布之本意實取其流通緣貨則或
滯于民用錢則無所不通而泉府一官最為便民滯
則買之不時而欲買者則賣之無力者則賒貸予之
蓋先王視民如子洞察其隱微而多方濟其缺乏之仁
政莫尚于此初非專為謀利取息設也又曰買之于
方滯之時賣之于欲買之際此于常平賤糴貴糶之
意同泉府則以錢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意皆
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而為和糴且
以其所儲他用而不以濟民則唯恐其散之不多利
之不羨于是亦以理財之法視之矣
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
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
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
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
大小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賈山至言「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ゝゝ者人。
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唐武德四年廢五珠錢鑄開元通宝每十錢重一兩

計一千重六觔四兩得輕重大小之共

陳太史經制考略卷之二

户口 計四條

馬氏曰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筭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

通典論曰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故知國足則庶政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有之也

夫家足不在于此稅國足不在于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矣羸者大賈蓄家逃避賦役浮浪役屬三王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不救時弊隋受周禪洎大業三年有户八百九十万其時東西魏衰乱周有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因隳紊奸偽尤滋高熲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強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烝庶懷惠奸無所容國家貞觀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纔如隋氏之數直以選

賢拔任多在藝文才子職乖法因事弊隨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習程典親講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濶職事委于群胥貨賂行于公府而至此也今宜酌量故事重為按比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于斯

古者孟冬司徒獻民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

宋朝野雜記曰身丁錢多偽國所歛余嘗謂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户長保正顧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云云父子離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給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与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十也民安得不困乎

賦役計四條

章氏曰三代設法莫詳于周周礼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而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年之老幼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豊凶以行復役之法

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隣三家為保每里設正一人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坊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天下戶量其資産升降定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

蘇轍論諸州衙前曰臣請先論今昔差顧衙前利害之實蓋定差鄉戶人有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顧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紛決比至差定則壽胥吏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顧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疎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顧募情願自非慣熟必不肯投列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知空便費

亦有常雖然重难自無破産之患此則顧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産單薄侵盗之弊必甚于郷差此則顧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顧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顧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户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顧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人户誰不顧（願）投諸列衙前例得實户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去臣窃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貴為耶易則為變要以因時施宜無害于民而已今差法行于祖宗顧法行于先帝取其便于民者而用之此三代変法之比也

馬氏曰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為顧顧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自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為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户自相与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强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為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顧便于差義便于顧至于義而復有弊則未如之何也已

征榷 計三条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

酒酤征商是也蓋不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
而已而欲與民庚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
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關市貨物之
聚而商賈擅之取之于豪强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
而毋專仰給于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
國之遠圖也自是征之不已則并其利源奪之官自
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
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强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
然既以立爲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于是又爲
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塩錢或望戶而權酒酤或于

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于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
額而征榷遍于天下矣
文帝時晁錯說上曰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
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
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無農夫之
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
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
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今法律賤商人商
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
之所賤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

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糴糶上言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史傷之地舟車轉委以壓太貴之直

鹽鐵 計四條

齊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吾子謂少男少女也曆數也）鹽百升而釜（升六合四勺 釜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強分半強也税其鹽每一升加半合 乃釜則一釜得五十合而乃之釜）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鍾六斛四斗）十鍾二万百鍾二十万千鍾二百万万乘之國人數開口千万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輂（輂名所以載作器人。）挑者軺輂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強 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

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塩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雚蒲舟鮫守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塩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市嘗無藝徵歛無度極言其苛如此

端拱二年吏部侍郎陳恕等議曰江湖之地素未官自賣塩禁絶私商良亦有以盖由近煮海之地息犯禁之人官得繒錢頗資經費且江湖之壤租賦之中斂帛雖多錢刀益寡每歳買茶入榷市銅鑄錢準糧斛以益運輸乎金銀以充貢入乃至京師使身南土支還贍用之名實籍塩錢似聊居常度費猶或闕供今若悉許通商則必顧無備擬未有別錢備用塩法詎可更張且变制改圖事非細故若非官塩任賣則又私商不行即令任賣官塩立之一年課額况行商算盡必務十全豈有江湖官猶賣塩邊塞私肯入粟假令敢入私物獲諸官塩首初運到江湖必須官私競買既而官價高大私價低平多糴商塩則官塩不售茲依官價則私價太高公私兩途矛盾不已則官利失而私商困矣况不即任價而望商人入中蒭貫有未之有也既入中蒭粟而望課利不虧者亦未之

有也向者淮南通商亦于邊上折中一歲之內入數
甚微糧則不及万鍾草則郡無一束近者陝西塩法
亦令納結資邊一年之間數亦無幾全乏實緣但有
虛名江湖若放通商淮南亦須撤禁三外既私商雜
擾兩浙必官塩流商透漏浸淫禁不可止作變易則
江湖為首然茶亂則淮浙相兼大失公儲莫救邊備
施于今日恐未叶宜

馬氏曰按授人以塩而徵其錢謂之蠶塩行之東京
諸路免塩之榷而均諸税謂之兩税塩錢行河北此
皆五代法也及其弊也塩不給而徵錢如故税已納
而禁榷再行蓋誤以二者為經常之賦而不知其源
出于塩也

祖宗以來行塩鈔以實西邊其法積鹽于解地積錢
于京榷貨務積鈔于陝沿邊諸郡商賈以物斛至邊
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于得鈔徑請鹽于
解池舊制通行解鹽地甚寬或請錢于京師每鈔六
千二百登時給与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
由州縣貿易熾盛至為良法崇寧間蔡京始変塩法
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産塩郡授塩欲囊括四方之
錢尽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

備上
稍舧
不字

備

榷茶 計二条

致堂胡氏曰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以奉人主私欲如張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利是也既以立額則後莫肯蠲非不惟蠲從而增廣其數其法嚴峻者有之矣至于官遂榷之商旅不得貿遷而榷埋悉少窮販之害偶有敗獲姦人猾吏相為囊橐欲迄不直而治所由歷林連枝蔓致良民破產接村比里甚則盜賊出焉其原則在于得數十万緡錢而已

馬氏曰國朝自西北宿兵既多饋餉不足因募人入中芻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象牙謂之三稅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廣儲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而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錢得券則轉鬻于茶商或京師坐賈號交引鋪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畜貿易以射厚利繇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滞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之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

栗太史經制方略卷之三

市糴 計七条

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仕其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做于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做于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于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于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末富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寖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權蓄買居貨待價之謂久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救貧民穀賤錢荒之弊久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人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輒皆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

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

国服就其国所産之物輸之

買之其賖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号為脊民未有持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権一出于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至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取之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將誰予之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権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

漢武帝時桑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塩鉄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尽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万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斉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権曰歳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于市乗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万乗之國必有万金之

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
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
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
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
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鍾之
藏々鏹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々鏹百万春
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餉糧食必取贍焉故
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
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与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

使人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
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碩除十一之稅十五碩餘百
三十五碩食人月一碩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
餘有四十五碩々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
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
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
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々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
之心而令糴至于甚貴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
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
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

石大飢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酢糴三石也中
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
発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発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発大
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
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初王安石欲行青苗法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
分本非為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法不能禁錢入
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
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
未嘗有所假貸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

之外者甚至掊留官賦陰増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
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于百姓則重困矣

國用 計五條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
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
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仂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喪用三年
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
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
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

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挙以樂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其国二百里)四曰家削之賦(三百里)五曰邦縣之賦(四百里)六曰邦都之賦(五百里)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幣餘百官所用官物不尽者帰之)(職幣不入本府聽人作貢)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賜予)。

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玉府内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説後之為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王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戸部三司而復有封椿内藏于是天下之財其帰于上者復有公私矣└

蘇軾策別曰為國有三計有万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歳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閑而無用卒有水旱之変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辨而民不知若者此天不使能之災

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万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塩鉄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凢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矣將何以待其後耶且人而不急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塩鉄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而不知其耗國用也日求而去之自毫厘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陳太史經制考略卷之四

漕運計四條

賈誼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在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

開元中裴耀卿言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僱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

代宗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凡漕事皆決于晏ゝ即鹽利僱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

緣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艎支江船
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
十人自揚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
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綯挽舟以
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物未十年人々習河險江船
不入汴々船不入河々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
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
倉歲轉粟百一十万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
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万緡又
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

陸贄奏言郡畿之稅給用不充東方歲運租米冒淮
湖風浪之險泝河渭湍險之艱費多而益寡害聞見
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煩費損故有用斗
錢運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費也習近利而不防
遠慮者則曰每至秋成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
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用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
長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蒸黎蓄息力役靡施然後
常以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貞元之始
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
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烟火殆絶餓殍相

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関輔年穀
屢登歲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
數年農家猶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米價倍
貴流庸頗多関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
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
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
所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
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入渭橋每斗船脚又約
用錢二百文京邑米每斗只糶錢三十七文耗其九
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

今約計一年和糴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斛轉運之
資足以和糴五斛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息
切慮停運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
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臣今欲減所轉之數以實邊
儲其江淮諸道運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
原運米至東渭橋來年各請停所運三之二其江淮
所停運米委轉運使于水災州縣減價糶之以救貧
乏請令戶部先貸見錢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
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又付邊鎮使糴十万人一
年之糧其江淮米錢并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布綾絹

絁綿以輸上都價先貸戶部錢其餘存充來年和糴之價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内收其在貴之資百万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矣

賑恤 計二條

呂東萊曰大抵荒政先王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𣲖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曾鞏救災議曰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有司請発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復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閑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之時未可以罷自今至于來歲麥熟凡十月令被災者凡十餘州仰食縣官率十万戶當用粟五百万石而

足何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于給
散之際有遲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寧
之煩胥置一差皆足致弊人群而死之衆久蒸薄必
生疾病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
之食耳其于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故屋廬構築之
費既無所取而就食于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
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
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
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可謂甚也今
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处不知所蔽蓋流亡者

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失戰鬭之民
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
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
也何則失戰鬭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尔
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可
不深念欤万一或出于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
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
竄竊弄鋤梃于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囂
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
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然則為今之策下

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万貫貸之家一百万石
則不過用兩月之費而食可給而居可完何則今被
災之州為十万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
常產之資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夫饑寒餓殍之民而
予之升合之食無益于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
法也

三 蠲貸 計二條

馬氏曰按漢以來始有蠲貸之事其所蠲貸者有二
田賦一也逋債一也何三代之時□□□有所蠲貸
耶蓋三代之所以取民田賦而已貢助徹之法雖不
離乎什一然往往隨時隨地為之權衡未嘗立為一
定不易之制非如後世立經常之定額其登于賦額
者遂升合不可懸欠也秦漢而下賦稅之額始定而
民不敢逋額內之租征斂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
之取夫如是故上之人不容不視時之豊歉民之貧
富而時有蠲貸之令由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故蠲
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則有所
蠲恢拓土宇則有所蠲甚至三歲祀帝之赦亦必有
所蠲以為常典蓋征斂之法本苛逋欠之數日多故
蠲貸之令不容不密而貪黠頑獷之徒至有故逋常

賦以待鐲而以為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
蘇軾言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
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
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
無獲矣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蚕食者則縣胥教令通
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
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
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
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
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户雖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

陛下赤子而皆為吏食邑户此何道也臣自潁移
揚州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
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
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
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户求死不得言
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
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孔子
曰苛政猛于虎以今觀之始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
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
吏卒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万虎

狼藉于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矣

陳太史經制考略卷之五

選举 計六條

古之用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于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閈之毀誉而試之以曹椽之職業然後昇之人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為法雖有愧于古人德行之举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于隋而列郡僚屬皆命于銓曹搢紳發軔悉由于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于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于詞章其既仕也付之于勘籍小吏而專按其資格于是選賢与能之意無復存者矣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万物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礼乐射御書數

馬氏曰漢制郡國举士其目大槩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然是三者在後世則各自為科目其于鄉举里選又自殊途矣又曰觀漢高皇孝武詔皆以為人才之遺佚皆在公卿之蔽賢至于立法以論其罪後來之法嚴謬举之罰而限其塗轍者有之矣未有嚴不举之罰而責以薦揚者也蓋古之称賢能者皆不求聞達之士而後世之干薦举者皆巧于奔競之人國家待士之意固薄而士之不自重亦可慨也

隋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弥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競一韻之奇争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尽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此擢士禄利之途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游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損本逐末流遍華壤遞相師祖澆漓愈煽如聞在外州縣選吏举人仍踵斯弊至于宗黨称孝鄉曲帰仁学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歯其学不習古逐俗随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称誉則選充吏職举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不存公道猶挾私情臣既奉憲司職當

糾察

洋州刺史趙匡挙選議曰進士時之共貴主司褒貶實在詩賦溺于所習悉昧本原故鮮士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略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抄略故當代寡人師之学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労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礼法無不面墻也故當官少称職之吏其弊三也挙人大率三十人中方收一人而雜色之流廣通其路遂使受官多底之下人修業抱後室之嘆故学徒于舍学業而趨末技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誉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虧損國風其弊五也」

且如王制論郷秀士升于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然後方免其徭役太樂正又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方可受爵禄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從政也凡経四級然後始可從政然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待其位定始与之以禄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経四級已入

仕之後凡經三級然後始得禄其考之之詳如此

舉官討四條

武帝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絶國者

北魏時崔亮為吏部侍郎以官額少應調者多乃奏為格制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及辛雄為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剗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得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其理之窒詑頑嵬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致令徭役不均発調違謬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郡縣選補妙盡才具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内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

德宗時試太常寺叶律郎沈既濟曰近世爵失之者久其失非它四太而已人仕之門太多世冑之家太優禄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禄

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
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也且吏部甲
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
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
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
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況衆流茫茫耳目有
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
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
舉至于齊隋署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与其
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内收是以罷州府之
權而歸于吏部此繑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
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不可以坐守元弊臣請五品
以上及群司長官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
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于
四方結奏之成歸于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
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
逖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佐大正刑典
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竊名僞命之徒非才
薄行之人貪叨貨賄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声而廃
通大數日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員寬事寡而官審

賢者不奬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

左僕射司馬光奏乞朝廷設十科取士一曰行誼純固可為師表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献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師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学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尽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

考課評三條

馬氏曰虞書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古帝王考課之法董仲舒言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才雖累日以不離于取貴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此後世年労之法二法雖相似而其意實相反考課是以日月驗其職業之修廢年労是以日月計其資格之淺深後世之所謂考課者皆年労之法耳故賢者當陟或反以資淺而抑之不肖者當黜或反以年深而升之故考課之法行則庸愚長之年労之法行則庸

愚便之

唐考功之法凡百司之長歳較其属功過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流内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义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解善状之外又有二十七最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処断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状為下下

盧懷慎疏諫中宗久任曰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遙又不尽其能偷安尚且脂韋而已

学校計五條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学所謂学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学有司樂司成専主教事而州閭郷黨之学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礼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属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礼属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悪而勧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郷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

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均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与教始殊途于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学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民何由而見先王之至治哉

禮書曰四代之学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学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学東膠大学也故國老子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学虞庠小学也故庶老子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学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周之大学成均居中頒学政其左東序養老更其右瞽宗祀学祖並建于一丘之上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学也諸侯之学小學在内大学在外故王制言小学則公官南之左大学在郊以其選士由内以升于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学小學居外大学居内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于成均取爵于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内然後達于朝故也

又曰衛(鄉)簡不率教者至于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率教止于二不变則屏之者先王以匹庶之家秀(易)。治膏粱之性為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秀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秀故必在于四不変然後屏之九年而簡則雖二不変屏之可也古之学政其輕者有鞭撻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万民之不服教其于刑者帰于士

樂書曰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文王世子之教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于学者之造士則其才向于有成其教之世(也)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于礼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于外物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先于礼樂詩書

江陵項氏枝江縣学記曰天子之学謂之辟廱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為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祥則以為靈臺諸侯之学謂之泮宮大師旅則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焉蓋其制皆于國之勝地披水築宮為一大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礼屬百官群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俊秀子

弟游焉以論敎鍾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礼大三百六
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学之
謂之郷老二卿而公一人則六卿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
則三老在学公子老皆無職于六官学序庠塾皆無
制于六典古之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泯矣

幸学養老一條

礼書曰天子之于礼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
死政者之老也歳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
若夫簡不率敎出征變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学莫
不養老此又不在歳養之数也夫貴冑謂之國子則
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
之庶老國子与庶人之俊者同其学所以一道徳國
老与庶老異其学所以別分義

陳大史經制考略巻之六

官制 計六條

賈誼曰天子不喻于前聖之徳不知君民之道不見
礼義之正詩書無宗学業不法太師之責也古者齊

太公職之、天子不恵于庶民不礼于大臣不中于折
獄无經于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誠不信大傅
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子蒞位不端受業不敬言
語不叙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礼俯仰周旋不以
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其
学左右之習説其師益諸侯過大臣不知文雅之辭
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処出入不以礼衣服冠帯不
以制御器倒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慾悦不以
義與奪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燕私安而易
樂而耽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早晏无常翫好器

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
李燾歴代宰相年表序畧曰古之所謂相者一而已
初未嘗使他人參貳乎其間堯相舜舜相禹禹相皐
陶皐陶既没乃相益湯相伊尹周家並建三公而一
公實兼冢宰故旦奭夾輔成王而誕保文武受命者
專屬之旦且歸于豐奭乃專政蓋其名三公其實一
相耳自秦以降實浸以兩失間有瓌瑋絶特負貿。
相之称功烈赫然者見于一時者亦必得君之專歴
年之久而莫或參貳之故也權出于一雖折権或得
以肆悪擅竊天下然而一相之任終不可分者唐虞

夏商周之成法也彼徒見趙高王莽曹操司馬懿其禍如此之酷也而不察天帝王之所以隆盛其利蓋亦博哉不能還治其本而反疑其末並列叢制使相牽引而相遂失其職矣夫任相不獲其利而蒙其禍是君之不明非相之罪果不可使出于一也既奪其職分其權則所謂相者特一大者司耳其何以總有官治万事而亮天工耶凡相取其德耳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而舜禹皐陶之所命必孜孜以德為言彼誠知所本者與本之不知則其選用益雜而多端矣選用雜而多端故其稱號亦顛倒錯乱无有定

制或居其位而不得侗其政或當軸秉鈞而身乃為他官名實糾紛賢不肖溷淆其或多至十三四人而其少猶不下四五輩古所謂相寧如此乎李燾天禧以來諫官年表序略曰古者自公卿大夫士至于工商莫不皆有言責輻輳並進而天子斟酌焉未嘗以言責專付一官以言責專付一官則由漢。武帝失之武帝誠不喜諫者初置諫大夫猶未限員延至高齊始有七人之限夫以天下之衆而敢言者七人尚足謂治耶恭惟祖宗明目達聰協于虞舜任言責者不一、天禧別置諫院礼秩優異它官莫擬崇

廣言路諫官御史權勢氣力乃与宰相等蓋當時所
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学術才行俱備為
一世所高者勿在此位或誤選試旋加汰斥而當
者曾不十年徑登台輔其名迹皆可表見嗚呼盛哉
今斷自天禧置院以來作諫官年表並列古今之変
為二說以附著之其一曰諫官必天子自擇而宰相
勿與其二曰宰相雖不得干擇諫官必優容之乃克
有濟

歐陽修論史館日曆奏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
自君臣善惡功過与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
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
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学士修撰又
有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
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
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于事關大體者皆
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于
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
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
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錄雖目叙目辞見之
類至于起居注亦然与諸司供報文字无異修撰官

只據此銓次係以日月謂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令換迹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書也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日使聖人典法遂成廢墜

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材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闡中人易以役養乎朱而後世因之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闥房闈之任也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无謝于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于當今雖時有忠賢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慘夷五宗府署第館棊列于都鄙子弟支附過半于州國南金和寶氷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翫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剥割萌黎競恣奢慾構害明賢專樹黨類敗□蠧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忠良懷憤因復大考鈎黨邪國殄瘁至于敗亡斯亦運之極乎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樂所以修內礼所以修外礼乐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

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変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又曰与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

郊祀 計二條

陳氏礼書曰祀天于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祭地于北郊而沢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方之坎也以之埊埋言壇折則人為之也祭祀必于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于人為之壇折所以尽文先王燔瘞于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体全脀其羹其器犧罇疏布冪樿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其藉藁鞂稿秸其樂歌黄鍾太簇奏太呂應鍾其舞雲门咸池其鼓雷鼓霊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大常其服大裘兗冕其搢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祇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

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略如此而已
朱子曰古者祭天于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礼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尽其意之委曲故于春秋之月有大享之礼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尊也祀后稷于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之而親之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礼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又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社稷 二條

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陳氏礼書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后土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

封禅 廿一條

袁宏曰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于天下征伐革命則

有大功于方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夫東方者万物之所始山岳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求必于其始取其所通必于所宅崇其壇場則胥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輙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彷彿斯礼曠代一有其道至高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各因一得封禪者有中修其礼者也雖継体之君時有功德此盖孝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御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貴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礼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礼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籍田詩一條

周制天子孟春月乃擇元辰載耒耜置之車右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畝于南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労酒内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献之于王命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

宗廟詩二条

陳氏礼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内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観門之左不忍亢其宗（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変也是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象姜嫄之宮則虞固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礼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〻之至恩祖功宗德尊〻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廟乎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労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于是礼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歴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

朱子曰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又論古今廟制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廟而

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口
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
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
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
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
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
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
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

時享禘祫 計三条

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爓祭用氣也法先迎牲殺
之取其血告于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
祭貴首夏后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貴心用昏殷禴
禘嘗烝亦因虞夏之制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
聲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
然後出迎牲聲氣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其
祭貴肝用日出商人夏日禘其五年之禘則稱大禘
也周祭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以禘為殷祭
之名其祭尚臭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
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

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
焫蕭合羶薌其氣貴肺用朝及脩
陳氏礼書曰君子以義処礼則祭不至于數煩以仁
処礼則祭不至于疏怠悽愴発于霜露之既降怵惕
生于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礼記云嘗
禘之礼所以仁昭穆則會群神于烝嘗而真醉者祫
也合三廟于国日而薦于皇祖者亦祫也嘗禘所以
仁昭穆亦祫也祫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小
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時祭有小礼有大礼小礼春
也大礼复秋祭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
時祭之祫為小祫矣礼記曰大嘗周礼曰大烝則春
祀為小礼矣蓋小祫止于未毀廟之主大祫己及于
毀廟之主礼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祫于太廟祝迎
四廟之主大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諸侯迎主止于四
廟非小祫而何
馬氏曰禘有二名有大禘之女禘大傳所謂礼不王不
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礼運所謂曾
之郊禘非礼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
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
功臣配享計一條

周礼夏官司勳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蒸司勳詔之

陳太史經制考略卷之七

朝儀計二條

通典說曰天子路寝門有五焉其最外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门五曰路门路门之内則路寝也臯门之内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门有三府九寺庫门之内有宗廟社稷雉门之外有两觀連门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庙社稷之间雉门内有百官宿衛之廨應门内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室則九卿理事之处朝則入而理事畢則歸于庫门外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集而聽之燕朝者路寝之朝群公以下常日以此見朝見君位

陳氏礼書曰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寝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寝釋服則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

明矣朝既蓋矣君日出而視之々時也然朝以先為勤以後為逸退以先為逸以後為勤朝而臣先于君所以明守分退而後君于臣所以防怠荒也

冠冕服章討二條

致堂胡氏曰君子大復古重変古非泥于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之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用步卒而車戰法亡開阡陌而井地法亡建郡縣而封建法亡以日易月而通喪之礼廃從事鞍馬而轡軾之儀絶參以胡服而冕韍不復用尚以杯案而籩席不復施大抵規利為安目趣于苟簡而聖王所作法象意義不復可見矣以比周紗幞一事論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賓祭喪燕戎事冠各有宜紗幞既行諸冠由此漸廃至于總而簪笄則屬之道家者流非道家之得也乃自老莊而後為之徒者其服変革未尽猶有士服之餘製為耳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内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

者以被墻古皆以秦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符節璽印 計一條

馬氏曰按天子之所佩曰璽臣下之所佩曰印無璽。書則九重之號令不能達之于四海無印章則有司。之文移不能之于所屬此後世之事也三代以前則未聞上之所以示信于下者唯圭璧与符節而已封建則有圭璧諸侯朝于天子則執其所受之圭以合焉所謂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圭男執蒲璧是也徵召則有符節掌節所謂掌守邦節而辨其用典瑞所謂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章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也是也二者皆重器故俱以玉為之古者人朴俗淳故雖有圭璧符節而其用甚簡必大朝會大徵發則以之示信後世巧詐日滋而防制益密故璽書印章之用甚煩而猶懼其不足以防奸莊周所謂焚符破璽而民朴鄙蓋有激也

兵制 計三條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法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発之数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々使之為兵人々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万数可指顧而集也調発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発共出一人也毎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発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于兵革調発必簡則人不疲于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

管仲之制兵也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郷郷有良人五郷一師万人為一軍公将其一高子将其二三軍三万人如貫縄如画碁局疎密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

死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于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及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于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猶兼三四故兵强則逐帥帥强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〻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于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號爲姑息之政蓋姑息起于兵驕〻起于方鎮姑息愈甚則兵將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奪虜其將帥幷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己悔過而後去自國門以外皆分裂于方鎮矣

車戦 計二條

六韜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陥堅陣要强敵遮北走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絶險阻乗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陥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絶地也圮下漸沢黒土黏埴者車之労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横畝犯歴深沢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与歩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新水右有險阪者車之壊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陥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陥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則陥之旌旗擾乱人馬数動即陥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顧而怯即陥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陥之戦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陥之遠行而暮舎三軍恐懼即陥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宋呉淑請復古車戦之法曰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軛駕以牛車上置槍以刃外向列士卒于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撃之此制勝要術也戦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故可以行止為営陣賊至則劍兵

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為所居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恃不懼胡騎陵突也

刑三條

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之有辟則不忌于上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僥倖以成之弗可成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晉明法掾張裴注律表上之曰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于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鬬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真猛弱候在視息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

王符述赦篇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夫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滑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

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方无殺人
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複
十六七矣其輕薄奸宄既備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
戮以解蓄怨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
吒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
物而不可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
者賊良民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
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
雖得赦宥之澤終无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
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奸者才必
有過于衆而能自媚于上者也論者曰人不赦則姦
宄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乱之本
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陳太史經制考略卷之八

樂 計三條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
黄帝作咸池少皥作大淵顓頊作六莖帝嚳作六英
唐堯作大章虞舜作大韶夏禹作大夏商湯作大濩

周武王作大武成王時周公作勺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

大唐雅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其著于礼者一曰豫和以降天神二曰順和以降地祇三曰永和以降人鬼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七曰太和以為行節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后群后國老若皇后之妾御皇太子之宮臣出入門則奏之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拝三老皇太子亦以飯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冊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宮有會以行

夾祭鄭氏曰古之達礼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礼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礼樂相須以為用礼非樂不行樂非礼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声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説其義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説其義可乎

封建 討二條

陳氏礼書曰夫列爵惟五所以分土為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于百里子男之地同于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于盛而無所屈卑者嫌于削而无所立故公之地以下而從侯男之地以上而從子至于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于太多卑者不嫌于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于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于子也

永嘉徐氏曰先王量祿以介田視口以計食其品節差等上焉不至于過制下焉不至于不足諸侯自卿以下其祿各殺一則无多邑踰制之失諸侯介田雖多祿入自有定數亦无尾大不掉之患此先王制祿之美意也且先王分土以封諸侯固宜尽得其地以享侯國之富今乃山沢之所有則帰之公間田之所有則帰之公侯國之祿餘又待用于天子而不敢私諸侯所得自卿祿之外而無有覬覦防閑若過嚴

矣然君十卿祿乃君之所自得者耳而侯國之公用則取諸地入以給之其山澤間田雖歸之公上領于王官而實藏富于天下又封建之美意也

象緯 共六條

晉天文志曰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布列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為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纏次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係命不然何得總而理諸

張衡靈憲曰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于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于夜

午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
歳星曰東方春木于人五常仁也五事貌
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歳星十二歳而周天熒惑
曰南方夏火礼也視也礼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
見熒惑二歳而周天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
也仁義礼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聴以心為政故四星
皆失填星乃動二十八歳而周天太白曰西方秋金
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一歳
而周天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聴也智虧聴失逆冬
令傷水氣罰見辰星一歳而周天

漢成帝時李尋日変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
燭万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発群陰伏
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佐不衍
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徳盛明大臣奉公日將
入専以一君就房布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晻
昧亡光谷永云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于
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
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営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
奪失色邪氣珥蜺数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
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知内挙竊以日視陛下志

操衰于初始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
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
宋嘉祐六年六月壬子朔未初刻食日四分入雲不
見時淺稱賀司馬光上言臣愚以為日之所照周遍
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迫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
鄣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不
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
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沈湎于酒禍在内也二年
二月日有食之京師不見四方見谷永以為百姓屈
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為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
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浅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
寖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
災應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
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群臣乃始相
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
不滿分數者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
為賀也
夫所謂災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
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变五石六鷁
之類是已孔子于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

慎之也以為天道遠非諄〻以諭人而君子見其変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于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慎而不言如此

匈奴討四條

夫持盈固難知足非易唯漢光武深達理源藏宮馬武請殄匈奴帝報曰捨近而圖遠勞而无功捨遠而謀近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

東夷之性薄礼少義悍急能鬪依山塹海憑險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樂未可圖也若上乱下離則可以行間〻起則隙生〻〻則修文教以來之因甲兵以擊之其勢必剋也

南蛮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洋海産出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久師也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埜処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鬪難敗自磧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負強狠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釁〻之以內乱

則可破矣
北狄居亾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勢失則北遁長山廣磧足以自衛飢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為務未可以道惪懷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漢不与戰其略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當也此不可戰一也漢長于步日馳百里虜長于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齎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不可戰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爭地形之勢則騎疾于步遲疾勢懸此不可戰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銳士以禦之廣營田而実之設烽堠以待之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則所謂資不費而寇自除人不疲而虜日克矣

經制考略卷之八大尾

則可破矣
北狄居亡城郭随逐水草勢利則南侵勢失則北遁
長山廣磧足以自衛飢則捕獸飲乳寒則寝皮服裘
奔走射獵以殺為務未可以道徳懐之未可以兵戎
服之漢不与戦其略有三漢卒且耕且戦故疲而怯
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當也
此不可戦一也漢長于歩日馳百里虜長于騎日乃
倍之漢逐虜則齎糧負甲而随之虜逐漢則駆疾騎
……此不可戦二

天保辛丑後正月既望卒業于浅草ミ堂
[redacted]

梓經藏書